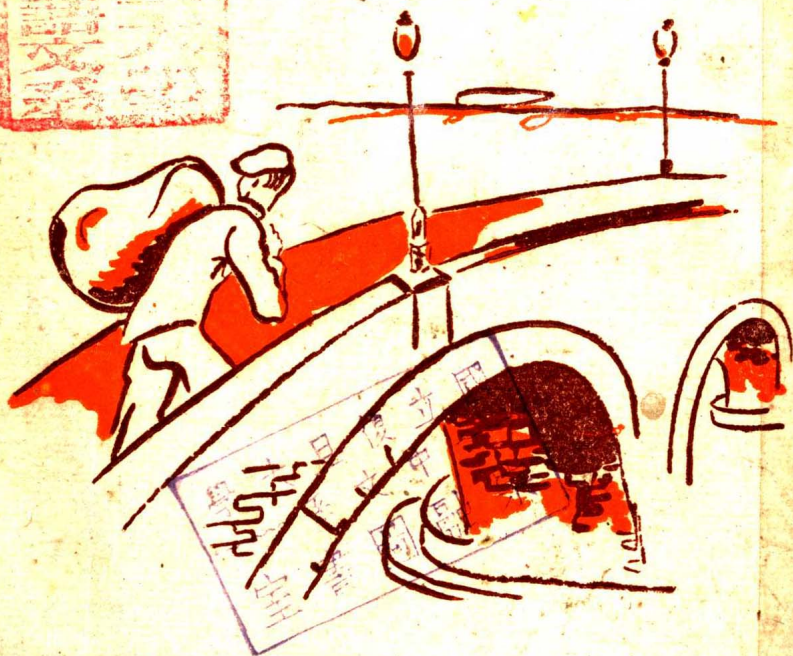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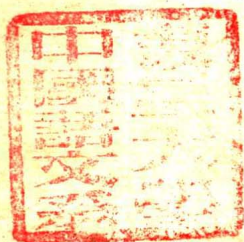


# 大時代的小人物

司馬文森著



上海雜誌公司刊行

大時代中的小人物

司馬文森著

# 大時代中的小人物

著作人

司馬文森

發行人

張靜廬

發行所

重慶：機房街二十一號  
上海雜誌公司

分發行所

昆明：武成路一七二號  
聯營書店

重慶、成都、西安

實價

元

(外埠另加郵匯費)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復興第一版(渝)

版權所有★不准翻印

不曉得是怎麼了，五湖學主面前，  
這書稿，決非忍氣吞聲的，  
工外無門，其聲雖微，也味無聞不昧于，  
增訂本序

「我正是戰禍回國桂林，在一個訓練機關任職，做的是祕書工作，輕鬆而安定，因此有充分時間來整理過去在生活上所感受的片段印象，結果寫了近二十個短篇。這多少帶一點報告文學性質的作品，後來便被收集進『粵北散記』，『一個英雄的經歷』和『奇遇』等三個集子裏。」

「我底作品刊行的運氣似乎很壞，『粵北散記』在上海出版，內地始終沒有見到，連表自己也是在出版前半年後才偶然買到一本。那家出版公司，似乎也不急于把牠的印成品推銷到各地去，書出不久出版社也便關門大吉了。」

「一個英雄的經歷」，是交給內地一家比較為讀者所器重的書店出版的，但是結果也

很慘，初版印過三千冊，早就賣完了，準備再版的通知也收到了，但因為某種關係，書店實行緊縮政策，不再出書了，結果已經過了兩三年，還是渺無消息，大概是無望了。

「奇遇」和以上兩書也是受到差不多同樣的遭遇，書店老板以在初版時未曾打過紙型的口實，把再版的事一直拖延着。這使我不得不把這三本書的出版權收回重編了。除「學北散記」一書已將原書刪去大部份，又增補了幾篇新稿，改名為「孤獨」交給另一家出版社出版外，餘下兩個集子的主要文章大半都收在這四集子裏，中間有幾篇文章如「土地」，如「湖上的憂鬱」，（約五萬字），因為性質不合，或自己不满意刪去，留下來的十餘個短篇，都是自己比較喜歡的作品。

假使說，一個女性的生育是神聖而艱難的，那麼一個文藝工作者在他用筆去和他的工作搏鬥時，其艱難的程度，也和這個不相上下；假使說，一個母親的愛她的親生兒女，是出于高貴的天性，那麼一個文藝工作者的珍貴自己作品，也就不能視為過份了。我這些話，并非以為自己的文章有什麼了不起，有傳之千古的價值，反之，我却以為自己不過是個學徒，正在學走路而已。但我以為它既是我用了心血寫出來的，我就有珍貴它

的權利和義務，其所以致不厭煩的將這作品一再加以修正，使其與讀者見面的原因也就在此。

近些時來，似曾說過某些人在背後說我不該這樣這樣，說我寫作態度又是如何如何，更有些懷有惡意惡話，本來這些話，是用不着去理會，不過既然有人這麼說了，利用這個機會來說自己早就想說而從沒說出口的話，似乎也不見得太浪費。我是一個和路駝一樣蹣跚不倦的沈默的工作者，爲人也極笨拙，只知道工作，熱情的，不顧一切的工作，既少吹拍本領，也不斷裝出一副奴才面相，自稱爲某派某系，在這幫口勢力重現在文壇上的今天，自然要被說爲如何如何了。

其次，我雖一向不敢自稱爲「作家」，却也不至于糊塗到連自己是什麼寫作的的事也忘記。十幾年來，我一直就是在走夜路，十幾年的時間不算長，可是，我卻經歷了近乎個世紀的生活，我經歷到的，看到的，聽到的，實在太多了，在這形式式的生活中心，我遇見了許多我所愛的人，也看見了許多使我憎恨的人。十四歲時一個暴風雨的下午，一個陌生人在一家農家草舍中，在我童稚的心中播下真理的種子，從此，我也知道



人類社會中有一個真理，我要向真理飛翔。這十幾年來，我一直就在追求這個福音中過生活。我想：一個聖徒，應該以廣播福音，宣洩他心中的愛和憎為志，他應該愛世人，但他的愛是把人帶上真理的路，而不是欺詐和哄騙。我也許還不夠，但是我想做一個聖徒，我要敲福音的鐘，播下真理的種子，這就是為什麼我要寫（而且要寫得多）寫下每個我應該寫，需要寫的字。

擺在我們面前的工作和障礙正多，為什麼我們不該去愛，我們應該愛的，恨我們應該恨，和敵人去作生死的搏鬥哩！

這序文寫成時，正在嚴冬的深夜，窗外風雨飄零，但是一個慣于走夜路的夜行人，是不會為這些困難所阻的，他將忍耐着沉着的踏穩了足跟走着一直到晨雞初叫，東方破曉，才放下行杖！這是意志的力，它將摧毀了一切，你這喋喋不休的蛤蟆，請躲進污潭裏去罷！

# 目次

尙仲衣教授	一一
大時代中的小人物	七〇
渣 滓	八二
爲了單調的原故	一〇〇
東江一少年	一二八
一個英雄的經歷	一七六
吹鬪手	一九五
狗	二〇九
馬	二三〇
奇 遇	二四四



## 尙仲衣教授

他以純潔而崇高的靈魂而向著祖國的自由地復興。

——但丁

淞滬國軍西撤的第二天，我們奉到救亡總會的命令，從上海轉到內地，出發前兩天總務部一位負責同志，給我送來了足夠到達武漢的路費，和幾封介紹信。在這些信中，就有一封是給我聞名已久而未謀面的尙仲衣教授。這同志說：

「你們路過廣州的時候，可以去看尙博士，他是中大的教授，一個很可靠，熱心的朋友。」

我們到了香港，爲着和當地朋友們聯絡聯絡，停了三天，便繼續朝廣州進發了。到達廣州，恰是「一二·九」紀念前夜，報紙告訴我們：「一二·九」三週年紀念，已由中大及其他青年團體發起，在中大附中大禮堂舉行紀念儀式，並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示威

舉行。……另一個消息說：「郭沫若先生和另一羣文化界朋友，已先我們兩天抵達廣州了，他們將出席這個紀念大會。」看見了這些消息後，大家都有點感奮，想不到這許多曾在一起生活和工作過的戰友，又在祖國自由的土地上相遇了。但是我們沒有即刻就去着他們，因為時間和精神都沒有可能。

第二天，我們趁個清早趕到中大附中去，這時到會的人已經很多了，廣東的青年們正以無限興奮的心情，密密結隊的擠在大操場上，他們靜默而又心急的等待着紀念儀式的舉行。在會場外的走廊上，我無意中會到了郁風等幾個人，她們已到這兒好幾天了，還沒有動身到武漢去，正和郭沫若先生來參加紀念大會。紀念儀式舉行後，按照原定的計劃，這枝將近三千人的青年隊伍，就由郭先生領導到街上去示威遊行。我們一共是十個，也在洶湧的羣中佔着二小列，沿着這個南方城市的必騰浩浩蕩蕩的走去，向蟻羣似的羣衆高舉着拳頭，並投擲出無數的口號和歌聲。遊行隊伍剛到中山公園前的時候，在我們這一小列隊伍前頭，突然從警圍那邊插進一個穿黑膠皮面服，頭戴硬帽的高大漢子。他合掌地，一面向他所能看到的熟人頷首示意。另一面扭轉着頭前後左右的搜索

着。當他的眼睛從別人的面上，溜轉着移到我的面上時，當我們的眼光彼此接觸着時，大家都驚訝地停住了。

「老葉！」我認得是他，一個多年不見的朋友，於是我喊出聲了。在記憶中，我相信他沒有忘掉我，我們曾在上海滬東一個半公開的救亡集會上，彼此開過好幾次會。他初還我是幹什麼的，就時常半認真與半開玩笑的嘲笑我，稱呼我做「文學家」。在他看來是所有的「文學家」都只能寫寫文章，別的便不行了；而他却常表示自己對於文學也有無限的興趣。「要是我也做起文學家來，那就和你們不同了！」因為，他認為自己無論幹什麼總比別人家強。

「哈囉！文學家……」他似乎也想起來了，於是就大聲的，興奮的叫將起來。且直走向我身邊，用他粗厚的結實的手掌緊緊的攥住我，以至於使我很微覺得有點痛。「怎麼樣來的？一個人？不！大家一起來！除了你還有誰？……認得，現在我們在那兒？我可以去會他們，那好極了！你們來我很高興，我謹代表這兒文化界同人，向你們表示歡迎！」過了一會。他又慨嘆的說道：「這兒實在太貧乏，太蕭條了，這樣大的一塊處女地

而耕耘者却只有我們幾個。……」

隊伍轉到長堤，他低聲的問我：

「你還想跟他們走下去？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好嗎？」

我正感到十分興奮，也就答應他了。我說：「很歡迎，但不知道會不會妨礙你的時間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！沒有問題！時間我有的是。」

於是，我們開始退出了在行動中的隊伍，並且就在一幢四層高樓內消失了。

過一會，同行的同志們已有陸續回來的了，我替老葉遂個的介紹着，過不到五分鐘，他就像對多年的老友似的，和他們交換各種印象和意見，并問道：

「各位，不打算就離開這兒吧？」

「不，我們是過路的，再等幾天就走了。」

「到那兒去？」這個脾氣暴躁的高大青年，差不多是吃驚的了。

「到武漢去。」

還有的答是：「到重慶去。」

「各位是否爲工作而來的？」這個自稱出身自無產階級的漢子，有點氣忿了，但態度却依然是誠懇而可愛的。「既然是爲工作而來，就不應分彼此了。工作的意義，不是到那裏一樣嗎？爲什麼一定要到武漢重慶去呢？廣州的重要性和其價值不會比它差的。我們只須睜開眼睛來看看可愛的廣東民衆，便知道他們是多麼需要文化和文化人的教育啊！但是我們的同志却不願這些，問一問從上海來的朋友：各位要到那兒去？總是回到武漢去！到重慶去！你也到武漢去，我也到武漢去，大家都到武漢去，別處的工作叫誰來做呀？這就叫做全面和全民的抗戰嗎？」

他稍爲靜默着，讓自己的怒氣沉下去。接着又說：這兒的地方當局是十分開明的，派系雖然複雜，但是大家都想做點事情，都想往好的方向走。至於他自己哩，正和幾個政界負責朋友發起組織「抗戰教育實踐社」。

「這是一個規模相當大的幹部訓練機構，我們將利用它訓練全廣東的青年幹部，以適應這南方時局戰時的需要。」接着他談到這個機構的主持人——尙仲衣教授，「認得

或聽見過這個人吧？我和他負實際責任。」

提起尙教授我便想到依然藏在箱底不動的那封信，因此，沒有等他說完我就插進嘴

問：

「尙教授在這兒嗎，我很想去見見他，我們動身時上海朋友曾對我們介紹過他。」

「他住在不碑，要見他很容易，只要各位不急於走開，過兩天我約他來看大家。」

老葉足足談了兩個鐘頭走了，我們接着便開了一次工作會議，有二分之一同志願意留下工作，另外二分之一想到武漢去，他們要到救亡總會去工作的。

第三天，老葉給我們來了電話通知着說：廣州黨政當局，用上海文化界招待會的名義，在文文招待我們，並在中山公園前立招待所，請我們搬進去住。……

招待所成立後，大家都不願意去住，只有我、郁風、還有老葉他自己，搬進去住。

第二天，一個體格魁昂，面孔瘦削，上唇微微突出，戴黑框近視眼鏡，頭髮剪成希特拉式的年約三十六七歲的中年男子，穿着一身花格子條紋的法蘭絨淡色西裝，用沉重而

略現得有點遲鈍的步伐，跨上三樓的水泥樓梯，並用手輕輕按着門鈴。當嬢姨出來替他開門時，他告訴她說，他要找郝小姐。那時我正在工作室內工作，等我做完走出來時，老葉，郝風已和這位陌生來客一盪豪放的談笑着一邊吃水菓。看見我走向他們這邊來，老葉就站起來替我介紹道：

「沒有見過面吧？這位就是尙仲衣教授。……」

我握着教授溫熱而肥厚的手掌，爲了這是初見面。我們就彼此交換着簡短的客套，之後，他繼續他奔放的豪談，而我就在他對面的沙發上坐下，吃着水菓，并冷靜的觀察這位被廣東青年當作偶像的青年教授的一舉一動。教授好像是在私人的會客室中接見他最親密的友人似的，他用一種看來極隨便，然而却有着獨特風格的姿勢坐在沙發上，兩腿不時動着，有時直伸，有時又轉曲地拿它對疊起來，後腦緊緊的靠在沙發背上，面孔微仰着，把眼睛對着天花板。教授發表着他的意見，或向人解答問題，總不變他那有點做作的嚴重的聲調。有時大家爲了談論一件有趣事情，把會場弄得很輕鬆很活潑，但一輪到他，却又要使空氣完全改變了。他要從這活潑的談笑中，告訴你他從這些談論中



所聞到的政治意義。一切都爲着政治，一切場合他都能開出政治的氣息。他往往是這樣使大家放下笑面，緊張的縐着眉頭。他的話說得很慢，而且喜歡穿插着許多政治術語和英文短句。當他認得與套時，他的面孔便充滿了無窮的驚惑和喜悅，兩手隨時轉換着姿態，在空中擺動，好像一個魔術師正在替他的對象催眠似的。他那下垂的細眼睛，爲着要和這些動作取得適當的配合，就不斷的從這個人而上轉到那個人而上，從第二個人而上，再轉到第三第四個。他不但要求人家在他說着話時，要沉靜的聽，而且更要他們能對他的話，每一個字都予以重大注意。但是當輪到人家說話的時候，他却又像在想什麼心事了，把後腦緊緊靠在沙發背上，眼睛望着天花板。他不大願意使人家知道，他在注意某某人說話的。

是不是他不大尊重人家的意見？

不，他尊重着任何人的任何種意見，甚至於是敵對方面的意見，但是他却在自己的外表上裝出者無其事，冷淡的樣子，因爲他已經習慣了這樣了。

教授在我們的招待所內，坐了將近一個鐘頭，告辭着走了。老葉和他在一道。當他

們走後，在這個寬敞的會客室中，現在留着的只有我和郁風兩個人了。她一面叫娘姨把水菓皮拿走，一面問我對教授的觀感如何，我毫不加考慮的就告訴她說：

「一個驕傲的人，一個十足美國式的紳士！」

她微笑地點着頭，似乎也同意我的話，不過她却替他辯護着：

「不錯，他是一個典型的美國紳士，但却不驕傲。想一想，他有那麼多的日子在美國度過，先頭是進大學而後又是研究院，考博士學位。他在那樣的環境裏長大，學習，得到名譽和地位，然後再回到中國來，過他奢侈的大學教授生活。……」

「你似乎和他很熟？」

「不能算怎樣熟，三年前才認得，那時他代表天津文化界同人從北平到上海，參加全國救國會成立會，我那時也代表上海婦女界去出席這個會，我們彼此交換了一些意見後，就混熟了。」

「抗教社」成立不久，就着手開班訓練，教授被任為特種訓練班的班主任。這個特